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籍 立即购买由十年

# 荆花馆日记

上册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 荆花馆日记

(上册)

〔清〕王庆云 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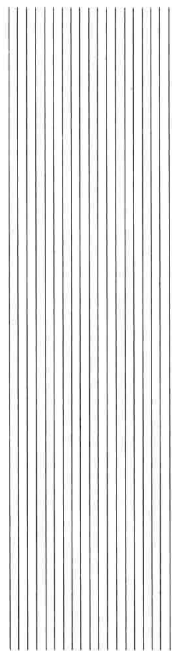
点校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二〇一五年·北京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主任	戴逸
执行主任	马大正
委员	卜键
	潘振平
	朱诚如
	徐兆仁
	成崇德
	邹爱莲
	郭成康
学术秘书	赫晓琳
	李岚



王庆云画像

# 总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缥缈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

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有《重修清史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

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皮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湮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皮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被英法联军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牋、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

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义》、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迨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



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二〇〇四年

# 王庆云与《荆花馆日记》

李学通

《荆花馆日记》，又名《王文勤公日记》，作者为晚清著名督抚王庆云。其记述起自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迄同治元年二月，其中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以后为其子传璨追记。

王庆云，字家瓌，又字贤关，初号乐一，又号雁汀，福建闽县人，生于清嘉庆三年（1798）二月二十九日，卒于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七日。

据说其祖上业贾，家境曾经富饶，但到王庆云出生时，已家道衰落，生计窘迫。王庆云5岁入塾启蒙，因家中无力延聘塾师，只好附学于伯姑林姓婆家。嘉庆二十一年（1816），19岁，入县学，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举人。自得中秀才之后的十年中，“门庭豫顺，食指渐繁”，王庆云与兄弟三人先后于白石头乡叶家、程家开馆授徒，“以馆谷持家”。馆课之暇，约期归省，煮茗浮白，承膝下欢。期间，先后于嘉庆二十五年，道光二年、三年、六年、九年北上赴京应礼部试。公车五上，终于道光九年获中贡士第五十六名，殿试二甲第二十名，赐进士出身；朝考获第十名，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留馆，授编修，这一年他35岁。

在翰林院时期，王庆云曾于道光十四年奉命典试广西，任正考官。十七年初，任功臣馆纂修、国史馆协修，同年八月，出任贵州学政。履黔三年，王庆云以振兴边疆地区教育为己任，激励实学，优加奖赏。他与清未经世学派代表人物、《经世文编》编者、时任贵州巡抚的贺长龄

(藕庚)最为投契，还对《经世文编》有关林则徐湖广盐漕的奏折及各省有关时务的奏疏，亲手整理补充。

道光二十一年回京后，他先任功臣馆纂修、国史馆纂修。二十六年，始充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这期间实有二十二至二十五年计四年是丁忧在籍。二十七年五月，翰詹大考中，王庆云以诗、赋、楷法俱佳，列名第一，蒙道光帝召见并授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翌年，转侍讲学士。二十九年，又升通政使司副使。三十年，咸丰帝即位后，命大臣保荐人才。王庆云得到好友礼部侍郎曾国藩的举荐，诏擢詹事府詹事，又署理顺天府府尹。咸丰元年五月，授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仍署顺天府尹。咸丰二年，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作为经世派官员，王庆云通知时事，于财政问题尤为留心。在户部二年有余的任职期间，穷其利病，稽核出入，查出道光三年至咸丰元年江宁、苏州、安徽三布政司例应入拨、延未造报各款计九百三十六万两。特别是在清廷财政艰困的背景下，王庆云尝参与行钞、铸大钱等问题的讨论和设计。

咸丰三年，王庆云外放陕西巡抚，四年末调补山西巡抚，七年六月出任四川总督。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用兵东南，财政日形支绌。王庆云由户部侍郎而转任地方督抚，于中央财政窘况知之甚明。他在任督抚期间，特别是在晋三年，于地方财政税赋多所兴革，解京内外协济各饷逾千万，地丁不足，佐以盐课、捐输，竭力催提。督川期间，王庆云一方面巡阅营伍，剿匪缉盗，力行保甲团练，同时积极筹办条粮津贴、楚盐抽厘并江西、湖广捐输，以备拨解。八年兼署成都将军。

咸丰九年四月，英、法联军侵华日亟，咸丰帝以王庆云“平日办事精细，心地和平，必能驯扰外夷，安定民心，操纵得宜”，特调其出任两广总督。七月，王庆云自成都登舟出川。因忧念大沽警报、广东海防，内心焦虑，行至湖北，旧病复发，即借住汉阳，请假调理，一月后具折请辞。九月十二日奉上谕，准其开缺。年末王庆云至西安，次年四月渡黄河，侨居山西汾州。十一年九月，同治帝登基前一日，降旨征召起用祁隽藻、翁心存、罗惇衍等退闲官员，授王庆云都察院左都御史，旋又于十二月十七日改授工部尚书。

虽病体日羸，请假调养，行期屡改，王庆云仍欲力疾赴召，却于起程前一日即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病歿山西汾州，赐谥“文勤”。同治三年，山西在籍绅士合词请入祀山西名宦祠，奉旨依议。同治八年，归葬福州西门芋坑山。

## 二

王庆云闽县祖居旁，有屋三楹，曰荆花馆。王庆云丁忧期间曾在此读书课子，随手所得，笔为札记，并有《荆花馆遗诗》存世，故其所遗日记亦以“荆花馆”题名。

由于王庆云勤于记述，“日有恒业，夜则记日间所事，以自考镜”，故留下这部总数约八十余万字的《荆花馆日记》。该日记从王庆云道光二十六年服阙期满、返京任职记起，至同治元年病逝止，共十六年。其内容极为丰富，既有他本人担任户部侍郎、顺天府尹，以及出任秦、晋两省巡抚、四川总督期间，办理中央财政情形和地方重要政务实情，包括觐见奏对，朋僚交游，租房借债，求医问药，以及赴任、出巡、沿途所见山川形胜、风土民情和与友人来往函札、诗文等，也包括清廷的各种仪注（如召见、入值、迎驾、陪祭、葬礼等）、科场试事，等等。所记或为作者亲身经历，或见于邸报、上谕、廷寄、奏章，或从与人交谈、往来书信中获得的信息。除记述事实外，也记录了王庆云本人对事情的看法主张和对人物的臧否。

由于职务和任职地区的不同，《荆花馆日记》所记的内容也各有特点。前一阶段即道光二十六年至咸丰三年，王庆云自言“起家词馆，两权京兆，三载农司”<sup>①</sup>，因此《日记》中的京官生活，多为在翰林院读书修史，以及参与户部理财活动、处理顺天府地方事务情形；咸丰三年至九年的后一阶段地方督抚生活，重点在地方筹款、劝捐、吏治、防务等，而于国之大事，如清军和太平军、捻军的交战情况，列强侵华活动，则始终均有述及。现将相关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sup>①</sup> 日记咸丰三年十月三十日。以下所引均为日记所记。

### （一）翰林生活：与林则徐、曾国藩的交往

道光二十六年返京任职后，王庆云初在翰林院国史馆读书修史，虽然在八月十二日“派署提调”，实际主持国史馆工作，但相对后期职务而言工作尚属清闲，生活也堪称清贫。每日所记多为日常的读书写作生活，师友朋僚间的交游酬应，吟诗习字情形，与家乡的书信往还，甚至看病吃药的方剂。这些都为我们了解清代京官、翰林的生活提供了颇为具体而详实的样本资料，同时也为相关人物的研究提供了颇为有价值的线索。如：

二十六年九月初九日全天活动如下：

早，进天安门朝房，磨勘顺天卷，分得七本多七签，少三签，中刘翰清卷佳，二场尤好。午正至馆，校进呈冬季传四篇、吴师传一篇。尚有穆师官衔未上。供事张叔瑾，撤承发一年。晚，邀古樵、吉甫昆季及薇堂小饮。子贞适来，入座颇酣。

这一时期，王庆云交游范围主要以在京的福建同乡、乡试会试同年为核心，也有一些京官同僚。其中包括林则徐（少穆）、林镜帆（林则徐哲嗣）、沈葆楨（幼丹）、何秋涛（愿船）、何绍基（子贞）、毛鸿宾（翊云）等，而且与礼部侍郎曾国藩（涤生）、大理寺卿倭仁（艮峰），以及御史季芝昌（仙九）、袁甲三（午桥）等也交往颇多。如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记有：

晚，邀子贞星使及郑小山、沈幼丹、何愿船雅集。

日记中提及林则徐的地方有 20 余处，主要是书信往来。例如：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廿三日：

奉到少穆前辈手翰，并委书都匀陶济园封翁家传。来信勉以文章事业，毋徒以笔陈图作铁门限……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廿七日：

少穆前辈书来，以洱茶为赠。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引疾开缺回乡后，王庆云等积极主张和支持林则徐再度出山。道光三十年三月

三十日，他先是“致林镜帆书，为少穆先生劝驾”，未见效果。五月，咸丰帝下登极求贤诏。经大学士潘世恩，尚书孙瑞珍、杜受田等举荐，清廷命转饬林则徐“迅速北上，听候简用，毋稍延缓”。

七月初六日，王庆云“闻少穆先生尚未应诏束装，拟为劝驾之书”，此次又因故未果。王庆云仍不甘心，在八月初三日收到林则徐来函之后，又于次日的复函中再次劝驾，并在日记中保留下了这封信的最后一段内容：

出则当肩其事，而为公难者。世间无易就之业，亦无必不可成之功，视其人方略何如耳。此事从来如三年之艾。今上春秋鼎盛，必不责效目前，但使审度形势，专一事权，终当收无穷之利。且都人士喁望之情，与九重侧席之意，正以需人，担荷时艰，若人尽畏难，谁与共济？

此函与林则徐十月最终接受钦差任命，再次出山或许不无关系。

王庆云与曾国藩的交往，也是《荆花馆日记》中引人关注的内容之一。日记中最早有关曾国藩的记载为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的曾国藩，与王庆云被分派为当年武会试的正副考官，二人因工作关系相识，此后惺惺相惜，相互引为知己，交往日益频繁。

曾国藩对王庆云颇为看重。咸丰帝登基后，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三月在应诏陈言折中，主张用人、行政二者并重，同时举荐时任通政使司副使的王庆云<sup>①</sup>。据《荆花馆日记》三月十八日所载：

赴园复命。晤涤生，以保举告。予谓前已有信坚却，何尚尔耶。答以非为进讲，因于掌中书封字相示。问以折子递未，曰已进矣。为愕然久之。回朝房告敬堂，则曰此不必辞。进城，晤艮峰，又曰当勉力以答知己。闻前数日涤生与艮峰、敬堂议及此事，乃悟此举固出涤生，至诚二公亦尝赞之，故更不踌躇也。

王庆云对曾国藩也极为欣赏。同月二十六日《荆花馆日记》有记：

涤生任事之勇、与人之一，余所不及。

<sup>①</sup> 《曾文正公年谱》。

王、曾二人由公交而私谊，交往日密。例如，曾国藩见王庆云常赴圆明园直日，而车马不济，往来“车中颠簸颇乏”，遂于以辕骡相赠。据《荆花馆日记》咸丰元年七月十七日记：

涤生送来辕骡一匹。

咸丰二年曾国藩丁忧回籍，王庆云身膺户部侍郎兼顺天府尹重任，公事猬集，二人也时常函札往来。面对漕运、海运同僚纷争如讼的乱象，王庆云不禁慨叹：“河漕大局，惟涤生可与议此，而今又契阔，环顾喟然。”十月十六日作书与曾国藩，书中有云：

偶有疑难，思欲商度，环顾喟然。此景此情，非寻常朋友离索之比，又不敢轻以语人，惟兄能共喻之也。

此后曾国藩在乡组织湘军，率军在前线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王庆云则出任陕西、山西等地督抚，实际担任起在后方为清廷筹济饷源的重任。虽然二人此后再未谋面，但关系却更加紧密。据《荆花馆日记》咸丰四年九月初五日载：

致涤生书，良友久别，刺刺不能自休。

而且这种联系也变得更为重要——关系朝廷安危。同月二十九日日记：

得涤生九月望日书。前在衡州造船募勇，未毕而贼至，有宁乡之胜，旋败于岳州。贼以大股南犯，再胜之于湘南，而复有靖江之失。于是常、澧被掠，窥长沙愈急。近者岳州十三战仅败一次，余皆全胜。转战而前，克复武汉，事机凑泊，有不尽由人力者。现在贼退靳、黄已下，须趁势追剿云云。因与子临书，言：吾辈为国家典守财赋，遇此得力之兵，而不络绎饷馈，可云辜负。长江数百里，涤生以孤军深入，以后解饷，难于今日云云。读涤生奏稿，须眉毕现，使人勃勃有生气，惜字多未及发抄，使人人共见。

王庆云以此项饷需尤关全局，遂移缓就急，停支本省兵饷等款，先行解往前线备用。在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如果没有王庆云从晋陕两地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其结局是不可想象的。这其中首先是源于王庆云“吾辈为国家典守财赋，遇此得力之兵，而不络绎饷馈，可云辜负”的政治自觉，当然也包含着他与曾国藩惺惺相惜的私人交谊。

《荆花馆日记》中，涉及曾国藩的内容总计约有 200 余处，也为曾国藩研究提供了很多颇有价值的资料。

## （二）政事公务：从侍郎到督抚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史料价值之所以较高，一则因为他两权京兆，三载农司，历任秦、晋、蜀三省督抚，职务重要，履历丰富；二则由于他勤于著述，记载详细，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政事公务都有记录。日记中保留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可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据粗略统计，《荆花馆日记》一天所记最多者有 800 余字。有些重要活动，如皇帝召见，“退则记天语于册，以识不忘”<sup>①</sup>，而且记录颇为详细。

例如，王庆云道光二十七年得获翰詹大考第一，五月十六日在圆明园受道光皇帝单独召见：

子初即起，丑正到园。出门雨甚，将至园放月，旋晴。至朝房具服，复至吏部朝房小憩。寅初二刻，官门辟，遂入递折，还至朝房小憩。卯初三刻，复入，候旨于出入贤良门东之朝房。卯正，传出召见第六起，与锡龄、鹤汀、富呢牙杭阿容斋、支清彦少鹤，入勤政殿西小门外之南房候宣。甫交辰初，宣入勤政殿赐见。御座居中，跪在军机第三垫之西面，向东北免冠叩头，奏云：臣王庆云叩谢皇上天恩。

上问：汝福建那一府？

奏云：臣福州府人。

又问县，奏云：闽县。

上问：是原籍否？

奏云：原籍就是福建。

又问居处，奏云：城内。

上问：福建省城有啖咭喇，他人并不多，只有八九个人，汝看见否？

奏云：臣不大看见他。

<sup>①</sup> 王传璨：《王文勤公年谱》。



上云：自然。汝见他作什么。

言至此，似有慨然之色。

又问：他所居何处？是城内城外？

奏云：在乌石山。

问：他所居是他自己起盖，抑系我们给他住的，或是租民房住的？

奏云：他山上住在庙里。

上问：汝是升侍讲学士来谢恩的？

奏云：是。

上问：汝今年四十几岁？

奏云：臣五十。

上云：汝五十岁尚能如此做，实难为汝。这题目谁不懂得，但做得不好的甚多。汝三样俱好，自然要把汝取在一等第一。

时瞻天颜，似有悦喜惊讶之意，臣伏地叩头。

上又云：汝五十岁尚能如此做得好，实难为汝。

上问：朕记得放汝试差、学差，是那一省？

臣叩头奏：蒙皇上天恩，道光十四年放过广西试差。

上又问学差。

奏云：十七年放贵州学差。

上云：汝当时是编修。

奏云：是。

又问：汝得过得日讲起居注官否？

奏云：未。臣去年蒙派文渊阁校理。

上云：往后讲官缺，自要出来引见。

奏云：是。

上云：翰林衙门无甚事，向后可以照旧用功。

奏云：是。

上倚佩，臣叩头，冠起，退出。

正是因为此次翰詹大考成绩突出，王庆云开始受到关注和提升，由侍读学士、侍讲学士、通政使司副使、詹事府詹事，而顺天府尹、户部

侍郎，由闲曹散吏，而渐居要津。从日记中可以看到，其日常生活内容和精神状态也发生明显改变，每日或顺天府署，或户部衙门，或入朝值日，或赴库监收监放，与早年翰林院编修的生活，已全然不同。

不仅如此，日记中更保留有大量相关政务活动的实质性内容。例如，咸丰元年，担任户部侍郎兼署顺天府尹期间，内务府议令庄头增租，佃户不应则勒限退地。王庆云偕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援乾隆间停用庄头、嘉庆间奏禁增租夺佃两案，奏请敕内务府不得任意加租。虽颇费斡旋，最后户部会奏内务府编放庄头租项，终于守定不准增租夺佃的底线。

五月初五日 拟与讷制台公函稿。径启者：内府编放庄头一案，事阅二年之久，地亩尚未兑清，实缘租项未能议定。前者内府令委员会同指地议租，已承尊处会咨办理矣。弟等本意，俟内府司员目击增租夺佃之难，然后彼此咨商，从容挽救。今户部又以各佃控案发，令飭属妥为办理。内顺属已有十九起之多，不知直属更若干起。次等佃户，纷纷赴诉，必非低首下心，束手足而甘受鱼肉者。庄头欲依势作威，逼勒州县。州县顾畏参限，逼勒百姓。万一蠹役刁民从中播弄，弊有不可胜言者。此事受德受怨，姑置勿论，第部中既令飭属妥为经理，而民力地利，既万难强齐，佃户、庄头又两不相下，州县之晓事而能了事者，不可多得。迨至经理未能妥善，或酿成它故，圣明在上，吾辈何所逃其责乎。且以二年不能完结之案，奏限三月，其限内能否清完，概可想见。及参限已届，行取职名，既不忍以无辜州县纷纷置诸吏议，那时分辩已迟，办理更为棘手。弟等相此事机，似难姑待。为今之计，若仿照嘉庆五年户部奏案，吁恳恩施照州县原册禁止增租夺佃，此久远相安之办法也。内府不得偏听庄头，地方官亦不许偏徇佃户，申明旧例，将互控案件，请仍归现审处核实差项钱粮，酌量秉公办理，此平允可行之办法也。截至现在，将已增租者，听其增租，未增租者，著委员会同地方官悉心体察地力民情，妥议租项，务使庄头、佃户，两下无亏，不许稍有抑勒。此目前相安之计，亦不得已之办法也。前者内府咨文，经户部层层指驳，理屈词穷，遂以奏案强令遵办，若吾辈有言，更以为见好市恩，受人怂恿，故此事断非咨商之所能了。弟等谊属同

舟，既有所见，不敢不率臆直陈。台端体国爱民，必有高识远见，非弟等所及者。骧首下风，伫候示复。不宣。

再如，同年奉命查办顺天乡试中直隶士子与京官为籍贯事互控一案。因顺天大、宛两县，寄籍多于土著，未经声明入籍而应试者颇多，王庆云认为若一律按例斥革，伤及甚众，奏请令补行入籍。时京官势众，以为袒庇士子，声言弹劾。最后终于议定，未入籍者补行入籍，且已入仕人员也一律补行入籍。前后日记记录此事颇为具体：

八月二十四日 籍贯事委霸昌道文煜、南路厅丁希陶审讯，是日传到贡监各具亲供。余谓报官入籍一节，恐属具文，代匱半年余，见有归原籍者矣，未见有报明入籍者也。以例而言，凡未经报明入籍，即有地契粮串，而未阅六十年者，皆不得与考。第思六十年则两世矣。流寓之人，本非不得已，祖孙限内不许读书应试，其攻苦而幸获一襟者，以法绳之，而皆当废锢，此情不可也。其祖父已经寄籍，或仕宦，或胶庠，为子孙不以祖父之籍为籍，将使父子异籍耶，抑将为证父攘羊之举，而后得改归原籍，此理不可也。考子孙之冒籍，并及祖父。昔何其宽，今何其隘，不特本人坐废，而数十年前出结收考之人，皆当追议，为一身而累及一家，为一人而波及众人，万万无此政体。天日在上，岂有瓜蔓连钁之理哉。且如同乡官所言，京官中有冒籍者，禀保中有冒籍者，将并京官及禀保之冒籍者而攻去之耶。抑明知其人众，不可胜攻，俟其子孙应试而后锢之耶。宽以待及身违犯之祖父，而刻以绳不能异籍之子孙，忍孰甚焉。

二十五日 华阳过谈，将来复奏籍贯事，但说情理，而不引用例文，诚是。又云《礼部则例》于冒籍处分，宽严不一。余谓率性将两歧说破。

检《科场条例》冒籍门，并续增三十年议复赵东昕各条，令人有求生不得之叹。尚幸祖父寄籍，漏未报明，其子孙作何办理，向无明文，似有一线生机，然无例而已有案矣。

再如，清末财政支绌，行钞、铸大钱之议屡起，王茂荫（子槐）的行钞奏议甚至引起正在伦敦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的关注。时任户部侍郎的王庆云，直接参与行钞、铸大钱之事的讨论与方案拟定，《日记》

中有相当多的相关记载，既有王庆云个人的主张，也有同僚的讨论过程。20世纪六十年代《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之所以抄录整理其日记，重要原因之一恰是看重了这些与清末财政密切相关的内容。如：

九月廿五日 直庐。阅王侍御条奏行钞疏草。兹事之不可行，不待问而知。顾言者有不得已之苦衷，则亦当于不可行中，留万分一之余地。盖论事易，而当局难；摆脱气习易，旋转运会难。运会所趋，若水赴壑，可勿惧哉。

廿七日 今日银贵钱贱，方道光二十五六年早有议及者，而莫详于朱学士崧、刘给谏两疏。兹得何伯英所抄部议及各省复奏，汇为两本，于此案可称大备，付之钞胥，暇日细为批点。各省复奏，皆不可行，大抵以转运繁难为解。试向未用银之时，岂非用钱流转。又试思将来之银，如今日之金，亦能不用钱流转乎。各疆吏既同称窒碍，岂能以口舌再争究竟。及后知履后艰，斧柯在手，而不能行，乃敢信为真不可行也。伯英有心人，可与论事。闻所钞盐务尚多，当从转钞，或尚有可以变通处耶。

到部。补廿五稿。与翁少农谈。自来国用不足，莫不加赋于民，如一邱（丘）之貉。顾我朝以来，因明条编之法，徭银已归地粮。康熙间丁赋又归地粮，至雍正间耗羨归公，而农民上供遂成偏重。今商贾拥资千万，但使家不置田，即一丝一粟之赋，未尝上纳。同此践土食毛，可谓不均。今江浙赋漕之重，各省盐课，在在取盈，一经定额，即不能议减。若取商贾之有余，以减盐课，则盐务日有起色，以减江浙浮粮，则东南民困得苏。裕国阜民，端在于此。今日不患不变法，而患无善于奉行之人。舍得人，诸事皆无下手处。少农言，茶烟二物，为今人日用所必需，可以征榷。余未敢应，处此位而发言不谨，一蹉跌即为桑孔后身。与其变法而取害，不如守经以观时。石头路滑，尚慎旃哉。细思今日整顿盐务，必先减盐课。以百倍国初之户口，宜乎盐利日增乃反日绌者，课重而官不敌私也。必课减则私戢，私戢则销畅而引增，其利不归之国，又将焉往。商者四民之一，盐者又百货之一，分地行盐，而百货则任其居积，初不过而问焉，不平甚矣。《易》之“益”曰“损上益下”，《语》曰

“均无贫”，此龟鉴也。

十一月初八日 候文大农，适王子槐侍郎至，谈大钱。余谓当十总以五钱重为适中。

出任地方督抚以后，王庆云日常工作之一便是协筹军饷，军饷二字成为其日记中最常见最突出的名词。时常接到“著王庆云设法筹画，速于陕省。无论何项，即行拨款，派员起解”之类的廷寄上谕。例如：

咸丰六年三月初三日 未刻奉廷寄，令筹解庐州、扬州军饷，又催解京饷甚急。中外交困，而取资一隅，不沦胥不止。守土者以民为本，荣辱得丧，只得付之天命。

又如：

咸丰七年四月初七日 接初五日五百里廷寄：奉上谕：胡林翼奏，饷欠兵饥，请于山西藩库、河东盐库筹银三十万两等语。山西协拨各路军饷甚多，未必有此巨款。虽不能如所请之数，总须先拨一二十万，俾资接济等因。钦此。胡中丞奏，都兴阿进剿皖贼四次，夺垒十一座；杨载福水师正拟会攻湖口，便图安庆；李续宾步队亦素称得力，请拨三十万两，稍清旧欠，以为进战地步云云。屡空之余，请求愈巨，何以塞之。

初八日 余拟楚饷既有不时之需，将所拟每月二万，提前数月解往，请届时乃再拨月饷。月川以为太板，实不如请由藩库筹八万，将河东本月拟解二万添入作十万，与旨意似亦相符。而先解河东二万，续由藩库分批起解，辗转间与提解月饷之法略同，而不露痕迹，亟从其议。次日，复致月川，十万似勉符旨意。但无款亦属空言，且何以为继。

升任四川总督后，王庆云也曾主持筹办条粮津贴、楚盐抽厘并江西、湖广捐输，以备军需，但相对而言协济军饷不似晋、陕二省频繁，日记内容多为与地方吏治、防务有关的军事行动及保甲治安措施。如：为镇压贵州思南教匪之乱，王庆云遣兵出防酉阳、秀山，并请飭总兵蒋玉龙自镇远规复思南的经过情形。为镇压四川咽喉，飭行保甲，立限捕盗的措施安排，以及奏请于酉阳设屯田，分设屯兵，驻防城乡要隘的过程等。

### （三）经世思想：学问与行动的距离

王庆云通晓时事，是清季经世致用思想的积极提倡和实践者，日记中也保留有许多相关史料。出任贵州学政三年期间，他与清未经世学派代表人物、贵州巡抚贺长龄（藕庚）交往密切，视为知己。王庆云于财政情形尤为留心，所著六卷《石渠余记》，分条记载清初到道光年间财政、兵额、吏治、漕运、钱币、矿政、关税、畿辅营田水利等沿革实况，间或有画龙点睛的评断，甚至有些还考评到明代或明代以前，是研究清代经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关于盐务者，有《纪盐法》、《纪引课》、《直省盐课表》、《纪盐禁》、《纪河东盐法篇》；关于漕运者，有《纪漕粮》、《纪漕船运军》、《纪漕运官司期限》、《纪罢漕折》等。《荆花馆日记》中，保留了大量与该书有关的信息，如某篇作于某日，作者撰写的过程、资料来源，以及写作中对得失利弊的思考。

从充满忧患意识与焦虑情绪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身处鸦片战争以后和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外患内忧交加之世，王庆云从一位体制内读书修史的翰林，到督抚一方的封疆大吏，始终关心着国家民族命运。这与他出生于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对东南夷情有切身了解有关，但更深层渊源的是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日记中不仅有很多他阅读研讨《海国图志》、《瀛环识[志]略》的记载，而且还记载有他与《朔方备乘》作者何秋涛（愿船）、《瀛环识[志]略》作者徐继畲（松龛）很多很深交往的情形。作为同为京官的福建同乡，王庆云与地理学家何秋涛的交往很密。何秋涛潜心中国北部边疆及中俄关系研究，所著《北徼汇编》（咸丰帝赐名《朔方备乘》），价值极高，而且于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识[志]略》等书均有研究。王庆云对何秋涛颇为钦佩，视为良友，语多赞赏，如：“愿船书气盎然，语有条理”，“博闻强记，令人有望洋之叹”，“与愿船谈，令人忘倦”，“愿船过谈移晷，令人怀抱为开”，“须良友以广见闻，安得人如涤生、愿船哉”，等等。虽然何秋涛于同治初年早逝，但《荆花馆日记》中仍有近50处王庆云与其相互借书、抄书、雅集交往的记载，这也是研究何秋涛生平的重要史料。

王庆云与清末另一位经世思想代表人物徐继畲的交往，则更有耐人寻味之处。徐继畲在任福建布政使、巡抚之时，王庆云与之是否有过交往不得而知。据日记载，王庆云于道光二十九年即《瀛环识[志]略》付梓刊行的第二年夏天，已经读到了徐的这部名著，日记载七月二十五日“借得《瀛环识[志]略》，读之”。次日又“竟日翻《瀛环识[志]略》”。并于二十九日将此书推荐给好友曾国藩。据其记载，当时该书流布甚广，“已遍布贵近，殆去天尺五耳”。虽然对书中所述知识很感兴趣，但是他对徐继畲的许多观点似乎并不认同。他的评论是：“《识[志]略》颇善叙事，而于立言之礼甚多违碍，未免为之惋惜。”大约徐继畲那些赞美之词，如“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对王庆云而言还是走得太远。于此也可见王庆云的思想边界。

在王庆云出任山西巡抚时期，徐继畲已因福州神光寺案被贬回原籍山西，在平遥超山书院以读书授徒为业。到任后，王即致书“松龛前辈”，内言：“静念生平，珂乡知好本无几人，……欲知地方一二利病，夜行无烛，依依何之。”徐继畲也因此与王庆云有了颇为直接和频繁的交往。作为地方有影响的士绅，徐继畲在当地颇为活跃，特别是在镇压阳城农民闹盐粮事件中，更是与王庆云频频互动，日记中都有具体的记载。咸丰五年初，王庆云到任伊始，即接到“阳城黄令传绅禀，县民赵连城欲纠众滋闹盐粮，情罪甚重”。当时官吏豪绅向农民增征田赋、哄抬盐价，加增过多，民不堪命，阳城、沁水农民赵连城、王法囤等聚众反抗。王庆云最初以“官先自返无瑕，而后可以戮人。如果民顽，亦不能不示以火烈。……至抬价之盐伙与重利盘剥之胥差，尤不可稍为宽假”。先撤任沁水、阳城县令，并提两处办盐之人至省讯办。他认为：“官护商而又纵之渔利，民侧目于商，而因无忌惮于官，若不持平，何以服众。”并不欲用兵镇压。而徐继畲则一再致书，“言阳城已成髑髏，非芒刃所能解，请奏斧斤”。王庆云坚持“凡事皆不可轻妄而况兵乎”。因此迟回数月，后见营县兵役莫可如何，决意威克，奏奉廷寄上谕：“王庆云奏山西阳城匪徒赵连城聚众滋闹，经该抚出示晓谕，许其出道，乃该处刁民仍复怀

疑负固，自应酌调官兵围捕。倘该匪畏罪输诚，著将首要犯人重惩办，其余无知愚民，仍著设法解散等因。”遂调兵围捕，将为首的赵连城、王法圉等解省梟示。事后徐继畲颇为振奋，认为“潞、泽可数十年无事”。而王庆云在检点上任第一年所收徐继畲来书，按次排比之后，也有“虽其言不尽可从，而急难之中，为我忠告，岂世俗之交所有”的感叹。后来王庆云因病去职，客居山西，徐继畲还曾以本支叙传向王庆云请序，并“以《养生杂说》相劝勉”。仅从王徐二人七十余次的交往记录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已经非常丰富了，清末社会的官与民、绅与官、个人的性格与命运、学问与行动等等，甚或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

### 三

本次整理所依据本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所存《荆花馆日记》抄本（简称《近代史资料》本）。该抄本系由《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从王庆云后人处征集、抄录，全文约 80 余万字，经著名史学家荣孟源先生等人审阅，原拟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因故未果。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以《王文勤公日记》之名，于 1998 年影印出版了福建省图书馆所藏、王庆云裔孙王孝缉誊抄的另一手抄本（简称广陵本）。但原日记手稿本现已湮没无闻。

两抄本相较，颇存异同。其一，《近代史资料》本系依手稿本原样，按册抄录，分为 37 册，各册的时间、字数并无一定。有些册首尚有简注，说明本册大概。广陵本则按时间顺序一贯到底，已看不出分册的痕迹。其二，除部分字句、夹注位置、时间表述等互歧外，最大的差异是《近代史资料》本保留了作者许多奏稿和诗文，而广陵本则无。其三，从当时的观点出发，《近代史资料》本有意省略去了道光三十年三月以前（前 7 册）所记以读书生活为主的部分。由此可以推断，《近代史资料》本系不同于广陵本的另一抄本，具有极珍贵的史料价值。

本次整理原则如下：

一、以《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所存《荆花馆日记》抄本为整理底本，重新标点、校勘，改繁体字为简化字。



二、按时间顺序编排，以年系月，以月系日，整理中力求保持原貌，不作任何删改。

三、与广陵本《王文勤公日记》互校。补齐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至三十年三月部分；凡底本错漏而广陵本无误处，依广陵本校改；凡二本互歧而又无法判明正误处，以页下注释的方式注明；广陵本错讹处不出校注。

四、原文中的夹注，用小号字体表示。原夹注位置错误处，径改，不作说明。

五、同一人名、地名，使用同音字、异体字者，均保留原样、未加改动，请使用时注意。

六、日记中的时间表示方式也并不统一，或在农历后加干支或不加等，今均保留原样，未作统一。

七、原文残缺无法辨识或脱漏处，用□表示；《近代史资料》本无而据广陵本增补者，用【】表示；错讹改正处用〔〕表示。

八、附录王庆云之子王传璨所撰《王文勤公年谱》一篇，便于读者对王庆云一生经历有更全面的了解。

# 目 录

## 上 册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	1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	23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	73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	111
道光三十年庚戌 .....	155
咸丰元年辛亥 .....	213
咸丰二年壬子 .....	351
咸丰三年癸丑 .....	459

## 下 册

咸丰四年甲寅 .....	569
咸丰五年乙卯 .....	688
咸丰六年丙辰 .....	765
咸丰七年丁巳 .....	848
咸丰八年戊午 .....	937
咸丰九年己未 .....	1014
咸丰十年庚申 .....	1060
咸丰十一年辛酉 .....	1076
同治元年壬戌 .....	1087

### 附录:

王文勤公年谱 .....	1089
后 记 .....	1137

##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闰五月

初一日乙酉 十四小暑。写小楷三件。阅《明史稿·天文志》。王芷庭送酒兰，转送叶次舟。

十二次分野歌：斗女扬州星纪头，女危枵玄枵次属青州。危奎分卫占娥訾，奎胃还占鲁降娄。胃毕星分赵大梁，晋占毕井实沈乡。鹑首秦分井鬼柳，鹑火周分柳星张。鹑尾荆州张軫联，豫州軫氏寿星兼。徐州氏尾为大火，尾斗星分析木燕。

未刻，古樵来谈。傍晚，勿村、范亭、锡侯、晴皋、九丹、薇堂、达轩、汉雨来茗叙。少顷，翊云亦来。亥初散，旋雨。

初二日 上半日雨，巳初方休。起迟，为近日所无。复武次南观察信。由次舟寄。写七号家信。次日寄。阅《天文志》卷第二。傍晚，改午字文一篇。林伯恬代改，费一时许。是日，放云贵试差。

初三日 阅《天文志》第三。饭后访惠农，未遇。古樵来，谈两时许。是晚，点撻云社课文至子初。夜雨。

初四日 早雨。阅《五行志》一。修家信，由叶次舟寄闽。并化痰丸等物。古樵、茝修来谈时许。寄武次南信。

初五日 晴。阅《五行志》二、三。送叶次舟行。饭后，惠农来谈。晚，翊云来谈。

初六日 酉刻轻雷欲雨，得风即止。复邓永槎书，寄墨榻一包。由宣城县刘丙寄。复龚蔗汀前辈书。范亭寄。点《历志》。

初七日 点《历志》。饭后，惠农来谈。

初八日 修寄贺耦庚前辈信。由潘星斋星使寄。惠农送物件，并寄成渠同年件。点《历志》卷一。郑世子上历书卷甚佳。题画册。苇江子牟义工

笔，惠农所藏。

初九日 连夜雨，足痒甚。点《历志》。午后，古樵、惠农来谈，晚散。

初十日 风疹，头面尤甚。作罗苏溪同年谢缄。寄墨一定，由贵州星使吴寄。作封少琴伏羌通家信。点《历志》卷二。下午，与惠农同访子贞，谈数刻。

十一日 风疹，便血。作送惠农叙。前一夕起草。

《历志》三、四、五为“大统历”，六、七为“回回历”，皆积算，非有渊源不能读也。缺之。点《地理志》。

午后，古樵、惠农来谈。晚，却酒。

十二日 风疹余半。检惠农属题字画送还。韦江子牟义工笔花卉，一册八幅。尚有蟾蜍虎耳草、两鹤、狼尾草虫、子母牛四扇未题。耕夫山水画册八幅。又题李西台字卷、唐庐鸿画卷、赵仲穆列女传画册、仇十洲画卷。

是日，放闽、两广试差。

惠农来，夜谈及《黄梨洲集》，吾乡王遵严、董崇相诸集。闻雨农曾刻《李习之集》，何愿船或有之。作文字戒入留仙障。忆在黔所作《黄孝廉案略》，哑然自笑。

十三日 补作乐陵梁馥庵通家回信，由翰臣寄。点《地理志》。羊毫草五扇。午后，子樵、惠农来谈，子初散。

十四日 楷书两件。阅《韩文选本》。

晚，惠农来谈，赠《国朝画征录》两卷。惠农购《春明梦余录》，未得柯维骥字寄纯，莆田人，潜之后人。《宋史新编》。

十五日 风疹始愈。点《地理志》卷一。往贺孙莲塘。午后，惠农来谈。晚，古樵、翊云手谈。

十六日 午后大雨。是晚小饮。代莲塘文一篇。点《地理志》。作枝江朱少香信。由惠农寄。

十七日 写少穆先生信。廿五托岵兄寄。点《地理志》。

下午，莲塘来。晚，勿村、汉雨同来，交去《乡试录》序稿。

十八日 点《地理志》。翰臣来谈，语极关切，又云有同志数人讲

古文。

晚，古樵、惠农来谈。

十九日 两三日心杂，至不记日子。录诗稿数篇，楷书扇一。午后，访莲塘。归寓，大雨、雹。

二十日 是日，进各省贺上皇太后徽号表，作荆花馆信两封。

访勿村、古樵，各谈时许。

午后，到琉璃厂，随访惠农。惠农、古樵同来。夜归，大雨。惠农赠曾文定《隆平集》。

廿一日 得封少琴通家书，即由翰臣复寄。午后，至三藐庵。帖瞻、达轩来谈。得梁馥庵通家书，知告养，将回。

廿二日 寄第八号家信。由苏州天泰号栈转寄，有单。勿村、达轩来。

饭后，往贺全小汀，谈刻许。坐间晤朱朵山前辈。顺候庆芸舫，未晤。

晚，过惠农饭，大雨。

廿三日 酉初雨，旋有霞光。连日大雨，可望晴矣。是日，放湖南、四川试差。

惠农来谈。前郟阳镇恒名安，五年镇郟阳，未扣标兵一饷。崇阳之变，调郟兵往捕。旧例：调征本省只给盐菜，出省方给安家之费。是役照例给盐菜，郟令已窘，无所出，兵不能行。一日奉省札，例外许兼给安家。本镇得札，密不示众，而自至津口，督兵上船，发后，始以札示郟令，众咸悦服。盖郟无库贮，兼办安家，势必贻误也。恒公之子英汇在礼部。

谒朵山前辈，未晤。顺候林范亭、郭古樵。至燕誉堂饭，戌正回寓。

廿四日 早，腹痛。饭后，古樵、翊云、惠农来手谈。寄惠农信，由武昌省府街口章怡泰烟行。章秋金，汀州人。莹圃亲家来谈。王晓屏来谈。前署贵州石阡府。

廿五日 寄杨翠严信。平凉府隆德县，托帖兄转寄。点《地理志》。一辍六日。

午后，同惠农过厂肆，归寓夜谈。

廿六日 是日，觉郁蒸。寄九号安信。笔袋样，诗稿七首附。由许升带至苏州天泰栈转寄。酒资三百，六月廿六至苏，廿七日寄回。朵山前辈来谈，盐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务归票，已交部议。

是晚，接九号家信。昨晚得遵化梁子文书，本日复寄，并神曲十六匣。牧亭、晴皋物，转送。晚，邀翊云饭。

廿七日 午后，弼夫来谈。作十号安信。由折差寄。改课文数篇。

晚，古樵在寓。

廿八日 古樵、惠农、翊云作竟日谈，夜深方散。

廿九日 汇次南来家信。饭后困卧。

六月

初一日甲寅 写铁梅信。岵瞻带其大世兄伯恬来执贽。

已刻进功臣馆，分纂列传四篇。随贺岵瞻补官。寺僧馈西瓜十枚。

进署，至清秘堂，晤童薇研华、史士良致谔、青墨卿麟、徐黼亭相、支少鹤清彦、顾香坡泰蘅。申刻出访莹圃、晓屏，各谈刻许。惠农谈及志局抄稿，尚有在金匱孙文靖、宝山沈梦堂两处。

初二日 借观檀萃《〈穆天子传〉疏》，荒谬不经。

早，谒朵山前辈，候温明叔前辈，未晤。修《功臣传》四篇。

初三日 得钱穆〔牧〕斋《列朝诗选》，作石阡明德书院图跋，并书。

晚，惠农、翊云来谈。

初四日 先慈忌辰。是早适得红莲两枝，焚香供焉。

与龙翰臣书，论隐公稿。读《刘青田诗选》。覆瓿、犁眉二集。

下午，惠农、古樵、翊云来谈，至夜。

初五日 读《高青邱诗选》。古樵来早饭。

初六日 读《列朝诗·甲集》。

惠农来谈，得闻郑鄮事，黄忠端以廷推避嫌事。梨洲《南雷文定》胜国文献。梨洲得自牧斋，传全榭山，再传邵二云。二云没而无传，闻尚有两巨麓存许滇翁家。

初七日 早，祝何师母寿。午刻，星房邀饮，过量。

初八日 晨，往三藐庵，候邱镜川，作竟日谈。

初九日 阅《列朝诗集》。晚，过翊云饮，过量。

初十日 便血，委顿。晚，惠农来，坐月谈，少爽。

十一日 是日稍凉，肠腹仍不快。

阅《列朝诗集》，题其闰集云：是集于当代巨公无不称名称爵，至竺乾法侣则公之，何其妄与。乾集既列宗藩，而维城之秀，如澹甫、睦楔、郁仪，独退居闰位，不得与布衣山人分席，可谓自乱其例。至《香奁》一编，集糅雅郑，貽椒感悦，侈为美谈。柳花轻薄，乃使握管续貂，殆绛云之暮气乎。

晚，惠农来谈，口占一绝。

十二日 是日，放浙江、江西、湖北试差。

病愈，气微弱，已初方起。古樵来手谈。

傍晚，翊云来谈。作王申甫信，问赵云伯馆地。

十三日 早，达轩来，交林韶宇世兄兑信。致伯恬课文三篇。

痔疮作楚，彻夜不得眠。

十四日 阅《列朝诗集》。晚，惠农来谈。《南略》、《北略》、《南疆逸史》。

十五日 楷书两件。访勿村，未晤。顺拜念园、芷舫、米山，各谈刻许。

十六日 早，读《韩文》，阅《列朝诗集》。

午后，访翊云，手谈。

十七日 早，读《韩文》。

饭后惠农、古樵来谈。晚，翊云来谈。送邱镜川二绝。镜泉送来四百金，兑闽。

十八日 早，往三藐庵，送邱镜泉。与惠农游天宁寺，访隋石幢不得。又游白云观，看其斋食。入西便门。傍晚，范亭、汉雨来手谈。

十九日 昨出城，科头觉凉甚。至白云观，道士引看各处，未免受喝，比入西便门，觉暑甚。

早，古樵、惠农过寓，手谈数局。涕嚏不可忍。米山、范亭亦来。

午后困卧。夜嗽痰，不得眠。

二十日 胸口似有风痰，头重背痛，两日饭未减。晚，服徐森堂药。据云，六脉偏阳。按云，右寸关二部，表滞里数，乃暑传肺经，外受寒凉，包里暑热。治宜清暑散寒，顺气。当归酒洗三钱，淡竹叶三钱，葛根二钱，川芎钱半，荆芥穗、苏子，同桑皮、桔苓、陈皮各一钱，引灯



心二分，生姜连皮一小片。服药后熟睡，嗽亦稀。半夜觉微汗，背痛止。

廿一日 早起颇松，嗽稀痰粘，脑中微晕，晚又服药。阅秋卿送来策卷十本，内有陈嘉德薇阶小印者，笔力佳而急就，置第五。又有宣三玉圃小印者，皆在五名外。

廿二日 是日，放江南、陕、甘试差。楷书一件。阅《列朝诗集》毕。集中于吾乡诗人，多引徐兴公诗话，其已见于《晋安风雅》者，多不录。

是晚，痔疮又剧，多嗽。

廿三日 早起，复睡。饭后收书，为梁吉甫题《云林小帧》。署至正辛丑，是至正廿一年，去明鼎革只六年。

晚，惠农来谈。

廿四日 收书，改题画一绝，题陈梓丞泰熙《闹艺遗墨》。

廿五日 早，往贺勿村。古樵、惠农来，作竟日谈。

廿六日 点《地理志》。作杨浚川回信。由黄太史庆同寄。作兑信寄闽。由李米山寄。

廿七日 早，访贯甫，相左。过翊云小叙。接家信，第九号，闰月十七寄。作回信。

廿八日 作家信。午后，惠农、古樵来谈。接信，知梦白中丞有欲驱英夷出城之议。晤米山，云铁梅来书言，梦翁欲行金钱为币，当事皆不以为然。

廿九日 早，往贺镜泉嫁女。阅伯恬课文七篇。

午后，贺勿村娶妇。

三十日 又阅伯恬所送课文十篇。点《河渠志》。阮仪征相国重宴鹿鸣，得旨，在籍支全俸，加太傅衔。

七月

初一日甲申 书味农扇。点《河渠志》。午后，往看勿村，与古樵同回。

初二日 点《河渠志·运河》毕。段落。得桂星垣同年书。古樵借寓中，请吉甫、翊云手谈，茝修亦来，晚夜散。

初三日 访贯甫，又未遇。访岵瞻，谈时许。

饭后惠农来，同往邀古樵至寓。

阅邸抄，荆州驻防聚众入汉城，伤人焚屋。聚仰食之人，弃之于四民之外，积久害将不可胜言矣。

得陈鸿渚四兄书。

初四日 李筱轮来谈。阅《河渠志·黄河上》。复星垣同年书。

与惠农夜谈，尽漏三下。觅《寒村集》、《十二代诗选》。惠农得画鹰一幅，画者名阿尔裨。有浑沌仁义印。一鹰立高石上，拗颈右顾，下梧桐数枝，一雉窜石，罅露首尾，文采斑然，不得其命意所在。当卷还之。书牧亭扇。

初五日 巳刻方起。晴皋、九丹同来，与订中元开诗赋课。复蕉林前辈信。由陈维芳寄。申刻应子贞之招。

初六日 阅《河渠志·黄河》。未刻往贺芷林年伯寿，便道访牧亭。

初七日 阅《河渠志》。九丹来，手谈两局。

午后，勿村、锡侯、汉雪、范亭同邀观剧，未往。与惠农夜谈。

初八日 放山东、山西、河南试差。点《河渠志》毕。分段。草书扇三。

题《明史·河渠志》后，略曰：

嗟乎！河之为患，岂不烈哉！自元时导全河南汇于淮，而河遂为不可医之痼疾。顾吾疑明世治河之费，何其俭而足也。张贞观之开腰铺支河也，并塞二决口，堤两岸，役可谓巨矣，而费止三十六万。张企程之导淮分黄也，费亦止六十八万。其后，曹时聘大浚朱旺口，请帑八十万为最多。终明一代，治河之费，未有过百万者。

初九日 得苏州周达甫回信。与李米山同过刘星方。送惠农行。

午后，古樵来手谈。陈贯甫刺史来，谈析、苏、香三守政声，香造作，苏沽誉，析无间然。芸圃多牢骚。闻芸圃以明保入覲，问地方，以苦寒对。上怫然令出，谓枢臣曰：作吏以肥瘠为心乎？晋省补官署事，皆板法。

初十日 点《河渠志·各省水利》。夏原吉浚吴淞也，下界浦流塞，则浚安亭等浦；大黄浦下流塞，则浚范家滨〔浜〕。避塞就通，因势利

导，不兴难成之役，所以有功。

昨得达甫信，知苏、杭各府于闰五月十二夜地震，室屋器具有声，定海夷人皆下船矣。

晚，钱惠农，并邀章圃、古樵、翊云、茵修、警夫小饮。

十一日 送惠农旋楚。是夜雨，掩身失严。

十二日 点《河渠志》。早起，腹不快。晚骤雨。

十三日 夜骤雨。怀惠农，兼柬古樵。点《河渠志》。

午后，古樵过寓手谈。晚，饮薇堂处，酣。

是夜，同寓宣州卫千总李鹏宵遁。次日，索逋者踵至。

十四日 同乡团拜，并请莹圃，古樵、勿村、贯甫均到。早，往送赖均甫世兄行。候郭棣园昆季、桂十二兄文熠。下午，往李米山处。

十五日 点《河渠志·各省水利》毕。申时行。论西北水利，沙巛不必尽开，黍麦无烦改作二语，是实在经济。联诗赋课，以一月交卷，山泽通气赋。变动不居，周流六虚。钱币论诗，从臣才艺咸第一。得臣字。

约勿村不来，锡侯、晴皋、九丹、薇堂均到。

晚，牙痛，彻底不得眠。

十六日 前夜未眠，颇倦少瞑，痛愈甚，倦愈极。至午，含黄连，约二分许。又含沙参，微睡。

晚，赴秋卿招，饮颇多，但慎忌诸燥热。闻近日拐骗迷诱之案，有大宗伯诸人列章未下。

十七日 早起，觉燥气，饮藕水，略平。阅《礼志》。

晚，邀杨中贶、刘星房、戴云帆、胡小初、李米山昆季饮，李三兄未来。

十八日 早，古樵来手谈。午后，翊云来，与同访古樵，小饮。

十九日 早出，拜瞿绶伯、名敬邦，己卯同年、高熊梦、董莱峰、戴云帆，并未晤。送陈贯甫行。造候謁瞻，谈刻许。

午，楷书三件。

二十日 往候郑松亭前辈、陈维芳，未晤。

晚，饮平仲所，过量。晤龚镜波及高世兄，因即往候。

廿一日 维芳来，未晤。九丹来谈。翰臣来。是日，己卯同谱公请文昌

馆，未赴。

午后，过勿村，谈次声色俱厉。是早，遣周升往问，答云下午在寓不出。因之造谈，不知其仍欲出也。何图躁暴，乃至于此。吾进既以礼，退敢不以义。顺过古樵，晚饭。是晚，思勿村情景，不能平，遂至失眠。自反再三，实无招侮之故。渠一行作郡，若此性不改，是亦朋友之忧也。奈何，奈何。

廿二日 早起，读《柳篇》。试旧紫毫，尚多可用。

蒋申甫来，范亭来，手谈两局。交去惠农寄致西园前辈信件。

邀徐森堂开丸方。楷书一件。

廿三日 早，小楷一扇。柳。饭后书对二、条六。

往邀古樵到寓，手谈两局。

接梁子文信，托与可舟书，荐幕友陶秋桥鉴。

廿四日 复子文书。复可舟前辈书。托子文由其友人陶秋桥面呈。

赵云伯来云，欲往固安。古樵、翊云来，手谈竟日，子初始散。

廿五日 是日，睿皇帝忌辰。

同古樵、茆修、九丹、梅岳、小淦、翊云游天安寺，已往西回。

廿六日 合六味地黄丸。

早，偕星房饭翊云处。晚，偕翊云饭岵瞻处。跋为勿村书扇。勿村曾为余书励志诗扇，旨哉，其相勉也。今将出守琼州，录此以送其行。辅汉、卿民谓，是诗三言温柔。人唯温柔，便消了客气。盖细密和缓，耐事下人，皆从此出。所愿与勿村共勉之。

廿七日 楷书三件。往观音院，吊许信臣夫人丧。

候锡侯，谈少顷。抑诗序以为刺厉王，朱传从《国语》，为自傲。且《史记》武公之立在厉王之后，不应追刺。愚以为是诗之作，当在共和之世，厉王亡国之后，故曰“天方艰难，曰丧厥国”。“所[取]譬不远”，犹云殷鉴不远也。读《桑柔》，“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盖设问之词。下章又设为答词。“是顾是复”，言昏主之于乱臣，如慈母之于骄子，谁得而非间之哉。“既之阴女，反予来赫”，千古忠臣、信友，为之一喟。

廿八日 接到六月十八日家书，知二侄妇林于闰五月廿六故。

题《明史·河渠志》。阅《礼志》卷二。书扇二。

晚，古樵、翊云过寓。

廿九日 步香南至都，得晤。自丁酉一别，忽十年矣。往候，未晤，顺候古樵。

写十二号家信。

八月

初一日癸丑 早起，以钱代箸揲，得“损之蒙”，云汉宣王之露祷也。昭回于天，见其随天而转，则夜久也。申伯信迈，再宿而后行也。《明史·礼志》：“嘉靖十年，命垦西苑隙地为田，建殿曰天遁<sup>①</sup>，亭曰翊风。天遁之名颇怪，岂取云汉诗，‘昊天上帝，宁俾我遯’之义耶”。

午后，古樵过寓畅谈，伯恬同饭。

是日，得六月初九日家书。阅《礼志》及《诗》崧高说。

初二日 改传璨、传璫、传理课文三篇，皆觉有进境，为之一慰。阅《礼志》三。

与古樵同往天德堂，购益母膏，同过岵瞻饭。

布彦泰、萨迎阿平反胡完之狱，其妄拿教供之伯克等，皆前此新疆难臣之裔，以法则不宥。湘翁片奏，遂邀免胥之恩。大臣得议故之意，而圣主待马革之臣尤高厚矣。

初三日 “平安”二字后人多用之，始见郑笈。《韩奕》燕师所完句。读《丞民》、《韩奕》。

午后，造候星房，因过勿村饭。岵瞻过寓，未晤。

初四日 是日，放各省学政。读《江汉》、《常武》。

古樵过寓早饭。午后，范亭邀陶然亭。晚，翊云过寓。

初五日 写十三号家信，收带听宣物件。

午后，过翊云饭。与念园、香南手谈，岵瞻在坐。

初六日 读《瞻印》、《召旻》。早，雷雨。

放顺天闱差。

于胥斯原。胥训相视之相，沦胥之胥，训朱传拟与之相。古不甚拘转注也。今谓草土之弃余曰渣，当即如彼栖苴之苴。陆，士加反，或云七如反，岂字讹乎？

<sup>①</sup> 《明史》原文为“无逸”。

午后，往贺平仲令嗣完室。见国手，南通州，李姓。

初七日 点《行苇》、《既醉》。古樵过寓，竟日谈。

接讲官缺知会，尚未有引见日期。

初八日 得引见司业知会，明日应穿元青褂。点《笃公刘》。未正与古樵同赴海淀，夜宿大树庵。僧悦致。

初九日 丑初起盥，进内，引见于勤政殿。蔡小石以论俸第一，升司业。

与古樵食于福庆堂。归过极乐寺，小憩。五月过此，海棠、牡丹已开，今日见菊花蓓蕾尚小。僧九如云，今岁重阳当盛开也。

杜蕉林前辈来，未晤，送女儿酒两瓮及纱扇、笔笺。

初十日 往候蕉林，已赴海淀。回看何丹溪学使，未晤。候香南，谈少顷。作排律一首。从臣才艺咸第一。

午后，子贞招饮，蕉林在坐，晤郑小山比部敦谨。

十一日 书蕉林团扇一、信一。岫瞻、古樵、翊云过寓，手谈。

十二日 国史馆供事来见，知奉派署提调，陈竹伯缺。并已署纂修。馆中送来收桌饭知会，画收。

往候陈维芳，送行。即与蔡静山同到东麟堂小叙。

晚，秋卿招饮。午刻子贞过寓，谈馆中办书情形，与约明日到馆。

十三日 辰正到馆，晤龙兰蓀、江小帆、周莲士、庄卫生、晏巢芸。

饭后出后门，至海淀，谒两掌院，以节内避贺，未见。接七月三日家书。

晚，与岫瞻同过秋卿，子初始归。

十四日 写十三号家信。午后，到会馆，贺奎诞，顺邀古樵回寓。

十五日 往师门贺节。封信。

午后，菑修邀饮。同古樵步月访勿村。

十六日 辰刻进馆，阅《王果毅传》得禄及《食货志·屯垦》第十三至十六。散后，同子贞、庄卫生同到杨子言寓。

是早，往贺范亭堂庆。

十七日 往候侯叶唐前辈，顺过顾香坡、彭咏义、梁随季投刺，未晤。同岫瞻往看琉璃厂房子，顺候黎月樵。过香南，往看虎坊桥房子。

申初赴园，宿朝房。早饭后庄卫生来谈。赴园，途次雨，到即晴。

十八日 辰正以讲官缺引见，共有十六人，旨叶覲仪署。莲塘缺。与各友同饭福庆堂。谒潘吴县师。申正回寓。

接可舟前辈七月二十日书，知署段香石都转缺。

是日，由福庆堂往大树庵小憩，过岵瞻直庐。

十九日 辰刻进馆，顺拜晏同甫、庄卫生。至馆，阅《刘允孝传》。晤方伯雄俊、匡鹤泉源。

下午，顺拜蔡小石，谈少顷。又候叶棣如、翁祖庚、龚镜波、高世兄。与江翊云、郭菑修各叙少顷。

《刘允孝传》末尚有一上谕，应添。

黎月樵、张振之、匡鹤泉来，未晤。夜梦还家。

二十日 写可舟前辈回信。写张椒云同年信。午后，古樵过寓手谈。书条对数件。

廿一日 楷书碎件。晓沧、牧亭、勿村、锡侯过寓。

晚，翊云、星房、绮屏过寓。

廿二日 得家中七月十六安书，十四号。即寄复十五号。阅《礼志》四、五。楷书二。

廿三日 早，到馆，晤二方及庄卫生、许云生。早起，回候匡鹤泉、张振之、方伯雄。出馆，顺候孙世兄，未晤。候何子贞。

晚，子贞、古樵、平仲过饮。翊云来谈。

廿四日 得蕉林复书。楷书数件。午后，访米山、岵瞻，未遇。与古樵同造翊云。

廿五日 早，楷书三。饭后过岵瞻寓。

齿痛，晚服药，半夜愈。

三日阅《礼志》卷十。于楷书颇悟一静字。

廿六日 早，到馆。阅吴退旃师传。未初过兰泉馆，新任黔学使者何丹溪在坐，畅谈。出城，顺候步香翁。

廿七日 早，候勿村。楷书。饭后翊云过寓。

傍晚，古樵过寓，与勿村、汉雨夜谭。寄可舟信。

廿八日 早，起颇迟。楷书成贺婚诗二十四韵，为贯甫令嗣作，廿

六夜稿。

下午，与范亭手谈，随同访勿村，托寄高参等物。

廿九日 早，进馆，校现进志四卷，冬季头单传四篇。

午后，过勿村，未晤。顺候铭石、梅岳。

晚，謁瞻邀饮，桂十二兄、李三兄、香南、翊云在坐。

三十日 楷书。饭后过锡侯、味农、謁瞻。晚，饮平仲处，过量。

九月

初一日 未到馆。饭后至新旧会馆烧香。访古樵，与翊云同回寓。

初二日 楷书三。得六月廿九日家书。与古樵同过翊云。

初三日 早，进馆，校进呈传四篇，修改。初九仍看一遍。吴退旃师传一篇。得七月廿六家书。

初四日 早，写家书。

午后，秋卿至寓，并邀翊云、香南手谈。

初五日 校《食货志·屯垦》。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五年，应添颇多。

初六日 进馆，检《屯垦》初进本至四卷。邀古樵至寓，因闻傲夫至，即回。

初七日 有河南齐公来拜，系新选江南靖江令。

早，楷书。饭后候謁瞻，顺往星房闻其感冒、香南各处，仍偕古樵到謁瞻晚饭。为秋卿校试帖二十篇。

初八日 未出门。謁瞻来。晚，古樵至寓，米山亦来谈。

初九日 早，进天安门朝房，磨勘顺天卷，分得七本，多七签少三签。中刘翰清卷佳，二场尤好。

午正至馆，校进呈冬季传四篇、吴师传一篇。尚有穆师官衔未上。供事张叔瑾，撤承发一年。晚，邀古樵、吉甫昆季及薇堂小饮。子贞适来，入座颇酣。

臣林则徐片奏。再，陕西省之渭南、富平、大荔、蒲城一带，为刁匪出没经途。此数处回族最多，素以争斗为能，抢窃为利。其刀匪互相勾结，势焰益张。攫则彼此分脏，闻拿则纠同抗抵。有窝巢以为藏身之固，有器械以为抵御之资，不独兵役避其凶锋，即州县营员，亦不免望而却步。虽访知著名恶党，亟应搜捕驱除，而转思



惜费惮劳，不如省事。又恐负隅恃众，易致损威，即破一巨巢，获一大夥，而又虑及在逃余犯，或设计报复，或捏控抵制，其为及累者正多，并且惮于吏议之严，因起获火器凶刀，而转咎其从前之失察。是畏恭之心愈甚，即缉匪之劲愈松，讳饰因循，渐至貽患。

折内保举渭南县余炳焘，朱批：所见是。

初十日 早，古樵留别诗。午后，往贺梅岳嫁女。是晚，秋卿招饮，未赴。

十一日 早，送古樵行，顺往贺弼夫令侄喜筵，又贺岵瞻得第三孙。楷书。晚，饮念园处。

十二日 数日骤寒，衣或卸着不无少，感冒，竟日未出门。

午后，翰臣到寓，叙《钱法志》。仆意欲以洋银、普尔钱等项附入小注。

忆昨夕作即景酒令，一为帽字、肉字。念园句：骨肉深情乌帽诗。岵瞻云：花插帽檐红映肉。一为皮字、虾字。念园云：虾须帘映乌皮几。香南句同。又句：瓜皮艇子侧捞虾。余句：子皮一舸侣鱼虾。又句：一尊虾菜续南皮。一为步字、酒字。念园云：酒酣步步步摇斜。饮者最众。步兵厨中足官酒，酒舫爱过邀笛步。

十三日 前晚泄泻，想旧湿感寒相并，得酒则挟俱去耳。五更时，腹痛复下，饭后始进馆。

是日，补纂修。早起，复检《食货志·屯垦门》四卷。楷书三片。

岵瞻《舫庐铭》：人载于地，地载于水。冬夏四游，万五千里。有生皆浮，人弗知耳。藏舟于窟，或移其固。虚舟触人，靡逢其怒。时止时行，委心任过。仁以安居庐，智以利涉舫。跬步思阴，波涛不慑。孰游斯庐，威仪攸摄。

见耦翁参广西陈步贤折子。此翁但说书院、学田，便有喜色，而不料迎而中之者，有机心焉。哀矜与好乐，固不可不妨其辟。而为人上者，使人皆得逢其喜怒，则亦仁而无术，可戒也哉。书《昌黎南海神庙碑后》，有声有光。又云，惠农述高雨农先生之言曰：此等篇非韩文至极处。余不谓然，文不一格，大家无格不备，若必高语浑古，则绘衣绣裳已不当升礼法之堂，唯学者以此为观止，则不可耳。

十四日 楷书三片。午后，过锡侯，小叙。

十五日 早，进馆。复校冬季进呈传四篇，并增定《屯垦志》。查乾隆年间，曾办《画一臣工列传》，尊藏皇史宬。其时系自国初起，计书二千四百余册，今虽前届只五十年，然经进之篇，与前相埒，似亦可以奏办。子贞拟作说帖，当一往探。

晚，过岫瞻、翊云。

十六日 尽日未出。早，楷书。晚，阅《明史·乐志》，甚无味。得何亦民书。

十七日 复何亦民书。楷书。邓双坡来。晚，阅《明史》。

十八日 早，进朝房，核对顺天乡试复试卷。卷面书某官核对讫。顺候袁小泉及漳州馆曾兄。

晚，阅《明史·选举志》。

十九日 早，进馆，复核《屯垦门》。回寓再阅，其应增者尚多。

二十日 是日，闻闽闱题目，而未得家信。楷书三片。

午后，往贺锡侯堂庆、范亭移居。

廿一日 送翰臣文稿，还收书籍。

廿二日 黎月樵侍御来。未刻，移寓琉璃厂四宝斋后身。

晚，过平仲，饮过量。

廿三日 巳正进馆。申初至文昌馆，贺夏拾珊堂庆。傍晚，贺达轩堂庆。

廿四日 早，刘蕴斋、邱达轩来。

午后，进城，回候吉同年。珩，号茶农，行三。出城，顺候汤鹤树云松、董蓉初似谷、步香南、锡侯、范亭、二曾，均未晤。得可舟、润生信。得甘肃朱九山同年信。往贺司徒芷舫作郡。

廿五日 复朱九山书。复润生、可舟两缄。

忽忆龙树寺兼葭簌风景，得二句：“楼阁夕阳游客倚，江湖秋意白花多。”用东坡《芦笋篇》“黄叶倒风雨，白花摇江湖”句。

吉茶农，初往来，便有赠别，愧甚。由承德府调宣化府。清语谓行为阿布布，阅过为脱哈似秃活。得《东华录》于本立堂。

廿六日 早，进馆。以《屯垦门》乾隆六十年全缺，查《实录》。申

初出城。

廿七日 读《东华录》。

得文待诏字于淳古斋，得《郑少谷集》于文辉堂。

申甫来谈，与郑莹圃丈畅谈至夜。岵瞻、香南来，见《二十二史言行略》。吴中过穆堂辑，钱竹汀序。

廿八日 书楹帖二十对。是早，略次开国世系。

廿九日 早，进馆。出馆，得南来十六七号家书。八月十八、廿七日。

是晚，子贞过寓小饮。吉甫、平仲亦来，手谈两局，子初散。

三十日 写寄十七号回信。出候梁随季，未晤。晴皋、九丹谈刻许。徐伯华、王扶卿未晤。至珠巢街，与范亭、锡侯、翰宇谈少许。

十月

初一日 早起，阅《东华录》。饭后进馆，而诸友正散，遂独阅乾隆元年春季《实录》。顺往候赛鹤亭尚书，投刺。

初二日 粤西通家各位至，林伯恬世兄至。铭石来，少谈。与薇堂、达轩同饭。

初三日 早，进馆。阅元年春三月《实录》，带回《屯垦》十七至二十清稿。初五早阅送子贞。

晚，赴郭棣园、王开甫之招，同年卫四兄、戴云帆、丁角垞在坐。晚归已觉牙根微肿，归后尤甚。

初四日 早，刘彤卿四兄来。名光枫，山西武乡令。朱伯韩侍御来。午后，恶寒甚而卧。晚，服药。

初五日 仍不快，晚仍服前方，但见热而不出汗。晚，头上晕闷。

初六日 早起颇清爽，晚服药。清剂。吉甫、随季来谈。自昨日午后起，看《北略》，无锡计六奇著。

初七日 渐愈，惟肝火甚大，止药，服洱茶，效。

初八日 愈。回候朱伯韩。饭后出候各同乡。见闽中榜录，喜雨生、又瓶世兄并捷，而吾家三卷，皆在孙山外。

晚，饮岵瞻寓中。令孙弥月。

初九日 早，往候卫云浦同年。名绪涣，行三。进馆，读元年《实录》夏季。候刘彤卿四兄，未晤。名光桐。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南》、《北略》已卒业，其中可采者甚多，而笔墨间有演义蹊径。《南略》末尤甚。史阁部复摄政王书比《东华录》微多，亦非有碍者。

初十日 早，候伯华、星房、秋卿晤谈。借星房世庙朱批谕旨三十本。星房来谈。刘蕴斋来谈。

早起有火气，晚睡颇浓。

十一日 早，阅排律课八篇。十年容膝惯，万卷等身储。午后，过翊云，又过平仲谈，夜归。

十二日 楷书数片。午后，候子贞，见《张府君黑女碑》，内有普泰年号。北魏节闵帝。此碑为向来收藏家所不载，笔法出入隶楷，实唐人薛曜诸家所自出，其中亦有数字存元常矩获者。又见《黄庭》极佳，即覃淇先生亦不辨其为何本，殆宋榻也。又见《兰序》十三行，未能佳。附《小麻姑仙坛记》，则时下所有者。

十三日 得十八号家书。早，候子龄，未起。候刘彤卿，晤谈。进馆，读元年秋季《实录》。傍晚，与吉甫同饮薇堂处，酣。

十四日 早，复寄十八号安书。晚，岵瞻过寓。

十五日 早，进馆，读元年冬季《实录》。晚，与岵瞻、翊云同邀卫云浦、司徒子龄、戴云帆、刘星房、王秋卿、步香南，在林寓畅叙，酒新，饮多。

十六日 早，进朝房，磨勘分山东、山西、河南、陕、甘、都八卷。得保送河工知会，注不愿送。下午，赴丁角垞约，云浦、萃珊、白五兄，坐中两河南友，一段春湖，一高。

十七日 阅《食货志·屯垦》。嘉庆元年至廿五年纂稿，十九交誉。

晚，九丹、范亭过寓，小饮。围棋。与九丹过云林阁，得墨二锭。范亭携去秋季米票。

十八日 楷书数片。午后，往候朱揆堂前辈、彭涵霖养田、孙兰桧。往贺曾梅岳寿。晚饮，酣畅。

十九日 早，子贞过寓。进馆，校传二〔三〕篇。郑国鸿、祁頊、程懋采。又校现进传四篇，程懋采、宗室奕泽、管通余、王得禄。签俱未消。阅二年春季《实录》。顺候穆清轩荫、青墨卿、毕东河道远、王嘉珊。回寓，得子龄留别。

自十二晚后缺记，今晚猛省追录，遂有差互涂乙之处。事多作辍，记性又渐不如前，惟自勉而已。半月非无寓目，而殊未用苦心，并外寄之书亦不作，毋乃太旷。

廿三日 进馆。廿六日进馆，廿九日进馆。连日作《嘉义王果毅公墓铭》，以高丽笺及旧宣纸试笔作，复纂列传奏稿。廿八晚，过翊云饭，询西台情形。

十一月

初一日 尽日大风，夜寒甚。早，进馆，以折稿交供事誊写。史士良来寓。

是晚，在岵瞻处公请潘小裴、张松泉、郑莹圃、王荔衫。

初二日 早，子贞过寓。午后，平仲昆季、薇堂在寓小饮。

初三日 早，进馆，送折稿到潘、穆两总裁处。

初四日 写谕祭文一篇。荔衫至寓。出候岵瞻，晤棣园。得张椒云回书。

初五日 写御赐《王果毅碑文》。午后，贺铭石堂庆，并回候各友。

初六日 交谕祭碑文与翰茂斋。早，进馆，看前届《划[画]—列传》样子。接二十号家信。

晚，饮吉甫处，过量。

初七日 作十九号家信。得惠农书，属访范介卿冢，并修《会馆志》。购《满汉名臣传》。

初八日 为惠农写《螺江司寇师载书归村图跋》，删百余字。晚，贺绮屏赘婿。

初九日 早，进馆，检前届《画—列传》。到汀州馆，并访简星槎，未遇。晤牧亭、晴皋，知范介卿先生冢的在东砖儿胡同同安义茔，是真的在虎坊桥南矣。为之抚掌，并闻其碑尚在。与订次日往访。检《泉郡志》，事迹不及惠农所传为详。

初十日 风。晴皋遣来改订。点《韩忠献家传》一。

十一日 己丑同年团拜，亥正始回寓。晴皋来，未晤。

十二日 点《忠献家传》二。贺龚镜波堂庆。

十三日 进馆。

十四日 贺曾晓沧堂庆。候雪轩，未晤。得十九号安书。

十五日 进馆。香南来寓，手谈。翊云、雪轩亦过寓。

十六日 回候数客。过翊云，手谈。

十七日 邀荔衫、雪轩、岵、翊、铭、二梁昆仲、薇堂、晓沧便饭。改《果毅公行状》。

十八日 改《王果毅公行状》。晚，岵瞻招饮。得家中廿一号家书。

十九日 进馆。下午，与翊云同过薇堂饮。写廿号家信，次早分寄。

二十日 改《王果毅公行述》。于馆中得数奏疏，此文大为生色矣。晚，赴袁小泉饮。

廿一日 点《忠献家传》三、四。

廿二日 点《忠献家传》五。午后，往吊白五兄令嫂丧。过翊云，手谈。

廿三日 早，进馆，阅三年正、二、三月《实录》。往吊同乡王少庭丁忧。晚，到香南寓，与念园手谈一局，心石、翊云在坐。

廿四日 写对数件。岵瞻过谈。点《忠献家传》六。得苏溪回书《朱子全书》一部。

廿五日 楷书条一。午后颇不快。晚，翊云邀饮，未赴。

廿六日 早，进馆。与穆清轩、何子贞、方伯雄同到皇史宬。皇史宬在东华门外南池子中，为石室。室中白石为台，度《圣训》、《实录》等书，约一百五十柜。柜以金为之，旁有仁庙御制碑亭，建于前明嘉靖，本朝因之。东西两配屋，以贮史馆所进各书。柜约高五尺，大四尺，幕以黄绢，闻抖晾时，亦不开柜也。石室前三阶，缭以石栏，规制似大内。地上草虽芟，根犹苍润，与他处不同。

晚，点《忠献家传》七。岵瞻、翊云来谈，子初方散。

廿七日 复苏溪书，寄闽闾墨十本，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甘、江南、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信一封，鹿筋一包，燕尾一匣，杏仁一匣。蒋申甫、王雪轩来谈。

廿八日 寅正进城，引见于养心殿，沈朗斋得讲官。殿在乾清宫之西，进东华门，过石桥望北行，见影碑，望西，进景运门。朝房在门内右手第一间，随人止于门外阶下。由此北入乾清门，西转入遵义门。是日，蒋

申甫带见。通家到者七人，编修宋佩声，铨部傅东泉，孝廉宝和、郝植槐，庶常王荣第、李梦周、何桂芬。出朝，顺到史馆饭。

丁诵孙来谈。得亦民书。

廿九日 复亦民书。写杨浚川信。龚中翰自闽到寓。晚，饮平仲处。

三十日 白幼迂五七来。楷书两片。

饭后与晴皋同过同安义园，拜范介卿先生墓。园在东砖胡同，厢房壁上嵌陈浩昌年《同安义莹记》，称义园内有范介卿先生并其子允枫冢，旧在谢钟五坟旁，今谢碑不可识，则先生之坟未知的在何处云云。园东西约二十余丈，南北十余丈。其近西园内有石碑，碑向东，高五尺，书“明殉难户部员外郎范介卿先生墓”，旁书数十字，半剥落，而先生之名则加草头。其所记约与《义莹记》同。后书乾隆二十三年某月立。

访晴皋，得晋江丁星南拱辰《演炮图说》二部。晚，饮章圃处。

十二月

初一日 到馆，定复纂列传奏稿，校进呈《屯垦志》四篇。闻陈竹伯已至都，可驰担矣。

初二日 代作《贾容堂前辈太夫人寿叙》一篇，会馆交代。

初三日 得赖仁宅同年书，附《大衍》。觅得金便面六幅，以四幅寄仁宅。

拟不进馆，接知会，已派补子贞提调之缺。饭后复到馆。竹伯来，未晤。馆中晤雷西垣，顺候城内各客。到穆师宅，未晤。出城，候子贞，未晤。

初四日 早，子贞到寓，画小照。复赖仁宅书，并金便面四稿。莹圃亲家至寓。出谒潘师，未晤。往与翊云手谈。夜过謁瞻。

初五日 早，往候竹伯、西垣，并未晤。晚，翊云、雪轩到寓。

初六日 得蒋锦江通家书。进馆，顺道吊爱静山丧。顺候各客。謁瞻来，夜谈。书《王果毅志铭》五纸。初五。

初七日 书《王果毅志铭》六片毕。

初八日 甘小苍来，即往回候。顺送雪轩行。写周达甫信。附寄鹿筋二包，一送秋屏。写杜蕉林信。题《王雪轩慈湖种花图》四绝。晚，饮翊云处。



初九日 早，进馆，带回《实录》副本五年。《伊华农传》尚未净。

初十日 检《果毅墓铭》。晚，雪轩过寓。接知会，知史馆奏事已奉准。

十一日 写黄寿臣信。晚，饮弼夫处。

十二日 早，作楷书字数片。晚，饮岵瞻处。是日，到两会馆，点器具。

十三日 早，到馆。与竹伯商补总纂、纂修各缺，仍旧例二抚一拔，尚有《奇灵额传》未纂妥。

十四日 早，小苍来。午后，邀翊云游天安寺，不果，乃同岵瞻、吉甫三昆季归寓小饮。

十五日 早，候窈兰泉。进朝房，磨勘乡试卷。进馆。两会馆上香，顺候范亭。旋同镜波来寓，手谈。接家信廿二三两号。一十月念九日，一十一月初十。知明岁有减支议。

十六日 尽日写家信。廿一号。又接一信，并寄神糲、蟛蜞酱。

十七日 早，出拜数客。交《王提台行述》。与小铭书。晚，饮香南寓。

十八日 作《谒范介卿先生冢碑记》。

十九日 卯初起，早进景运门，递功课，掐与总裁。至馆饭。午刻送《画一大臣列传》归皇史宬。晚，翊云过寓，香南来。

二十日 早，楷书。午后，过平仲。晚，饮过量。得梁子文书。

廿一日 贺潘师寿。复子文书。附神糲、放生池。寄可舟书。邀何子贞、子敬、赵伯厚、翰臣、早甫在寓小饮。子贞述脚痛方：五倍子炒研成末，用醋拌，敷腿上，一时许即愈。次日、三日再敷。作家信要寄。

廿二日 写会馆春联，自拟对：力除二近非缘督，细检王为庶有恒。官职如棋无定着，人心是镜要常磨。

廿三日 早，进院，参见宝中堂，到掌院任。进馆早饭。到船板胡同，回候汪京兆。晚，贺岵瞻寿辰。

廿四日 写会馆春联。贺荔衫、小苍。与翊云同过香南饮，衡甫、萃珊、心石、绮屏在坐。

廿五日 为甘小苍题《秋坪遗墨》七绝二，《双堤补柳》七绝二，

《孤山补梅》七古二。得十一月廿二家信。晚，饮随季处。

廿六日 进馆。写家信。廿二号。晚，饮黎月樵侍御处。

廿七日 早起，为会馆料理正月单帖。窦兰泉来。晚，与翊云同过岵瞻，小饮。

廿八日 上午，料理年账。晚，饮翊云处。

廿九日 贺穆师寿。年事已毕，无笔墨之役，闲坐数刻，觉心地甚清，此不可多得之境也。晚，饮平仲处。

##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正月

初一日辛巳 旧腊十九日庚午立春，新正五日乙酉雨水。早，至新旧两会馆烧香，顺拜各客。午初至国史馆，并拜东城客。申正回寓。

晚，招吉甫、平仲、随季、翊云小饮，岵瞻未来。岁前拟楹帖两对：天开福地琅嬛府，人坐米家书画船。先除二近师缘督，再检三为学有恒。此联未书帖。

初二日 巳初进城，拜西城各客。申正回。拜年，俗事耳，然来而不往，岂得谓礼。且日用间所谓俗事者，指不胜数，乌得独惮于此。车中半日坐，几欲告疲，念此始释然。

上谕：二月初二日经筵。

初三日 是夜，雪约四五寸。京兆只奏二寸半，当据郊甸言之。书《画锦堂记》毕。饭后，拜外城诸客。

晚，饮岵瞻所，吉甫、平仲、翊云在坐。

初四日 岵瞻招饮，醉归。喜雪，走笔赋谢。书《画锦堂诗》。为荔衫书玉露一段。楷书两片。

晚，作五古一首，次早重改。

初五日 雨水。送蛤蚧与何子敬刺史，系诗二百六十言。

下午，新馆同乡团拜，到者十八人，唯翊云未到。得何左卿书。

初六日 早，拜数客。至火神庙，购墨精眼镜并《东坡文集》。未函《东坡诗选》。

饭后，岵瞻邀集阉诗，鸢肩秋足句：苔径足音来旧雨，蓴乡秋兴动扁舟。又以足陌秋千为对，与菑修同。七六开友句：千篇月露庾开府，四壁云山米友仁。一星幽草萤开阖，百啖高枝鸟友朋。得子贞、子敬和

章，词翰兼美。

初七日 得《欧阳文忠公集》、须重装。小砚、藤棋子奁。晚，绮屏招饮，顺拜数客。购得新罗山人画眉一幅，题七律一首。笔墨妍秀。

初八日 楷书两纸。饭后，与吉甫、平仲游火神庙，购磁器数件。晚，招郑莹圃太守家，荔衫都转，岵瞻、翊云、绮屏三同年春茗。

初九日 早，进国史馆。饭毕，出城，顺拜东边各客，至申正回寓。晚，平仲招饮。兆松崖廉访来，未晤。

初十日 复翁惠农书。附寄《谒范介卿先生冢记》一篇，又五古二首。复何左卿书。得可舟手书。腊月十一寄。

晚，翊云过寓，手谈。夜得恶梦。

十一日 湖北两信，交督标任折差寄。书记文一篇。折纸。校阅《松文清列传》。

是日起，每日焚香一炷。

晚，锡侯、范亭至寓，谈至亥正。

十二日 贺梅岳堂庆。再校《松文清传》。次日归馆。晚，翊云招饮，微感冒。

得蒋南沙溥画竹、朱纶瀚指画马。

是日，上幸圆明园。

十三日 早，进馆，交《松文清传》，并《王果毅传》副本。《松传》有粘签数十处。

午后，邀岵瞻、梅岳、苴修、锡侯、范亭、东序、小铭、伯恬吟集。

晚，晓沧星槎未到。咳。王开甫以年伯母寿序来属。

十四日 复黄爱庐观察贺年信。此缄未寄。复陈绂庭大令贺年信。由林镜帆寄。复龚蔗汀前辈贺年，并询剔弊信。寄谢黄寿臣同年信。作灯谜数首。

晚，新馆张灯，三更回寓。

十五日 又作灯谜十余。聚友朋，谈节物，亦俗语所云应景者，而少年结习尚未能忘，此亦一端也。

午后，平仲、随季过寓小饮。

晚，老馆清音，至四鼓回寓，解手觉痛。

十六日 巳初方起。进馆，复勘刘国庆、改七八处。龚镇海两传，与

竹伯商《秀楚翹堊传》数处。

是日大风。料理会馆用帐。翊云过寓，手谈。夜梦还家。

十七日 校《王果毅行述》半卷。同乡公钱王荔衫观察、郑莹圃太守于会文堂。已正去，申正归。

夜，平仲招饮。数日感冒，未清爽。

十八日 得《唐诗解》。唐仲言汝询从《唐诗品汇》选出，又以正声所选者参校，其注解颇便初学。凡例云，李、杜五言古，似乏古雅，故并不载，立论未免于苛。此本顺治间赵孟龙所刻，则李、杜五古皆补入矣。

得可舟腊月廿日书，属写善书三种。

服药茶。下午，恶寒尤甚。夜嗽。

十九日 未进馆，书阴隲文一篇。薇堂过寓邀饮，未能赴。读《唐诗解》。明人选诗，多重格律，而略性情。必如其说，将三百篇有《雅》《颂》，而无变风变雅矣。安得一精选者，使吾得尽读好色不淫、怨诽不乱之作乎。

二十日 是日午刻惊蛰，书《感应篇》。灵寿令冯兰垞慈寿，邮祝十四字：花县清风陆御史，锦辔爱日洗夫人。颇切。

翊云、香南过寓，手谈。

傍晚，燥气殊甚，饮梨浆、洱茶。

廿一日 早，子贞过寓。接南来十二日初六、十二安信两封。子贞谓，吾近书颇有所得。忆去年冬稍悟一静字，近日求一平字而不可得，遑言变化乎。

廿二日 写家信。本年第一封。午后，往翊云寓，略谈。

廿三日 进馆，阅《祁埏传》。遵义新科孝廉蹇谔来见。一士。过吉甫谈。

感冒已愈，而前后隐似肿楚，请徐森堂诊，云前本感寒，今为余气闭塞。晚，服方。当归三钱，猪苓二钱，车前钱半，竹茹钱半，滑石钱半，牛膝一钱，枇杷叶三钱，葛花二钱，白菊一钱，大麻仁二钱，金银花钱半，北杏仁二钱，灯心一子，原有荆芥炭去之。森堂方太杂，不可恃，疏散之剂，用至十四味，其无主见可知。

廿四日 早，服二和，未见减。应酬笔墨数件。嗽亦时作。午后，

书《感应篇》毕。

晚，点检去年家信。以前方太杂，去猪苓、葛花。再服未效，可不服矣。药之无效者即为害，是宜切戒。

廿五日 写《觉世经》一篇。午后，贺岵瞻堂庆，上灯回寓。

数日未饮，恐有寒积。是晚小饮，亦未效。

廿六日 大风，未进馆。子贞过寓，岵瞻、谢寿少谈。折字一开。

廿七日 竹伯过寓。子贞字来，以经筵侍班，须着紫袍。

得知会，知廿八日吏部带领，送御史各员引见。申初赴园，宿大树庵僧悦致，夜景极静。

廿八日 卯初赴朝房，辰正引见于勤政殿，未记名。同引见十八人，记名十人：杨心田福祺、陈琴山枚、李葆斋临驯、方印生允环、黄绂卿兆麟、雷西垣维翰、金云卿肇洛、汤鹤树云松、周立庵炳鉴、梁子恭敬事。未记名八人：刘谷仁定裕、蒋申甫琦淳、史穆堂淳、邹云阶振杰、吴子序嘉宾、董蓉初似谷、吕星田信孙。出朝，仍过大树庵稍坐。未初回寓。

作字不能不用力，但使意所运用，常在脉上三寸许，如有物在里向皮肉间。指头自不着力，而运腕之妙在是矣。为小字言之。

下午，过平仲寓，适薇堂、达轩、翊云、岵瞻亦到。

廿九日 进馆，顺拜数客。得古樵腊月十日书。

下午，吉甫过寓，谈至夜，闻将南行省觐。

三十日 同乡陈孝廉来。祖襄，号湘庭，行一，丙午。到两会馆。晤林琴舟绮，册叶二。翊云过寓，手谈。回偕吉甫昆仲，饮酒肆。吉甫东。地既迫狭，物复昂贵，殊不惯此风味。

得家中所寄风鳗、笋片。

遵义刘际瀛、绥阳丁世珍两孝廉来见。

二月

初一日 进馆，同子贞赴文华殿观演礼。文华殿后为主敬殿，再后为文渊阁。阁左右书橱并列，前有桥，夹以小石栏四周。阁后叠石为山，岩洞重复。东碑亭，亭后有井，相传甃砖之冰，夏月不化。井藏石洞中，阳和所不到，理或然也。殿旁松不甚高，而盘拿有致。

往才盛馆，贺车芸渠堂庆。顺候镜波、九丹。校《那彦宝传》。检